



漂浮的美丽

肖旭怀 ◎著

城市在飞速的发展，生活在不断的进步，在这个美丽

的世界里不乏存在着诱惑性虚幻般的生活，重欲的物质生活让人丢失信念，偏激的精神生活让人失去理智，如不能抵制这些致命的诱惑就会被它们所操控，直至灵魂扭曲，步步走向堕落……

步步走向堕落……



青海人民出版社

肖旭怀
★
著

漂浮的美丽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浮的美丽/肖旭怀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225-03285-6

I . 漂… II . 肖…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9813 号

漂浮的美丽

肖旭怀 著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编：810001)

总编室：(0971) 6143426 发行部：(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咸宁市建雄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30 千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978-7-225-03285-6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印刷厂联系)

内容简介

三个年轻美丽的女大学生走入社会后，因为家庭背景和各自性格的差异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她们渐渐被社会这个美丽虚幻的世界迷惑，失去理想和信念，甚至灵魂扭曲，一步步地堕落。张丽贪图金钱和享受，不顾友情，夺人之爱，一脚踏两船，后在酒吧邂逅年轻英俊的富豪吉斯，死于非命；秦晓云用尽心计成功地成为第三者，谁料她的婚礼成了葬礼；而老实本分的陆小如又将是怎样的命运？



1	第一章	合租女子
16	第二章	第一次亲密接触
29	第三章	暗香涌动
43	第四章	渴望爱
57	第五章	一般爱
71	第六章	夺人之爱
85	第七章	爱上两个男人
99	第八章	惨遭不幸
113	第九章	豪宅恩怨
127	第十章	是福还是祸
141	第十一章	爱的疑云
155	第十二章	若即若离
169	第十三章	富豪之谜
183	第十四章	错爱
197	第十五章	看不见的战争
211	第十六章	滴血的玫瑰



目 录

piao fu de mei li

第一章 合租女子

(一)

十分幸运，秦晓云、张丽、陆小如大学毕业后，来到了江南一座美丽的城市，合租在一个套间里。这三姊妹曾经在大学附近的居民房合租过，很是融洽，现在走进社会又合租一起，自然是水到渠成。秦晓云的年纪在三姊妹中略大一点，而且家是农村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自然比张丽和陆小如稳重一点。她口才很好，在一次招聘面试中力挫群雄，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陆小如的父母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早些年还好，如今她父母的工厂破产倒闭，父亲留守工厂看仓库。母亲下岗了，每月领一百八十元的生活费，她家的条件比农民阶级好不了多少。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不爱说话，真正的小家闺秀，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做财务。

张丽是某副市长之女，家庭条件优越，很顺利地进了税务局。她本可以住在家里享受优越生活的，可是，父母管得严，她不愿与父母住在一起。她是一个活泼开朗，大胆前卫的女孩，像《还珠格格》中“小燕子”式的人物，如何能跟思想保守，墨守成规的父母住在一起呢？拿她的话说，把一只猫关在笼子里，等于死了一半了。她妈当时被气得噎住



半天说不出话来。为了搬到秦晓云和陆小如合租的宿舍，她跟父母闹了很长的时间，最终还是应了那句“女大不中留”，她妈只得让她到外面住。不过她妈一直放心不下，隔三差五要到她们合租的住房来查看。

张丽在读大学时，就因长得漂亮又有优越的家庭背景，成了公主级的人物，几乎百分百的男生爱慕她。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一个出身教师家庭的宋平碰上了狗屎运，成了她的护花使者。宋平的长相并不英俊伟岸，却略通文墨，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而且，口才不错，善解人意。一次学校语文老师布置了一个作文题——“法不责众”，张丽偏偏作文糟糕，一个晚自习都坐在教室里咬笔杆，无从下手，于是就有了一段小插曲。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晚自习后，同学们陆陆续续走了。宋平跟张丽是一组的，坐在她的后面，他见她还坐在原地，轻声问：“你怎么还不走？”

张丽将钢笔往稿纸上一拍，痛苦而生气地说：“鬼题目，烦死了。”

宋平轻轻地笑了一声，说：“哦，还这么难啊。”

“你是作家，你当然不难。”

“你别夸我了，我算什么作家！我顶多算一个作者。”

“呵呵，作者同志，‘法不责众’意思是多数人犯法就不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了，那不是与法律矛盾吗？”

“‘法不责众’不是法律，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规则。”

“既然‘法不责众’，那为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时候是这样的。‘法不责众’对于一些小问题是适用的。比如说，上次英语考试大部分同学不及格，老师只好让大家重考一次。如果是少数人考试不及格，老师就不会让大家重考，而是让不及格的人补考。老师就是使用‘法不责众’。”

“那对于大问题为什么不使用‘法不责众’？”

“任何规则都不能违背法律。遇到大问题，必须使用法律。我以前看过一则电视新闻，一个村子里有一个恶少，横行乡里多年，村民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恶少在强奸一个少女时被村民发现，村民气愤之下将

他一顿暴打，结果将他打死了。本来他是死有余辜的，但是，大家把他打死了，严重犯法，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哦，这样……”

“你看看我的，可能对你有用处。”宋平不失时机地将自己写的“法不责众”递给她。

张丽转过头来，接过他的作文本认真看了起来。宋平今天的学习任务完成了，无所事事，抽出一本爱情小说看了起来。宋平说是看书，其实是想在这个夜深人静之际与张丽独处，品尝与公主级女孩独处的滋味。教室里很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张丽匀和的呼吸声。纯白的灯光在流逝。张丽穿的是无袖的粉红色连衣裙，料子极好，款式是当下最流行的。张丽本来就是苗条挺拔的身材，穿上这么一身连衣裙后，像天使般美丽。宋平看着小说上男女亲吻的情节时，不禁全身的血脉扩张，把目光移到张丽美丽的后背和粉颈上。她的粉颈很白，在粉红色连衣裙的衬托下，像是笼罩着一层红色的迷雾，十分暧昧动人。他想，如果她是书中那个女生，我是书中那个男生多好啊！张丽简直跟书上所描述的女孩一样美丽！鹅蛋一样的脸型，挺直的鼻梁，鲜红的嘴唇上方有细致而性感的绒毛。如果跟她亲吻，哪怕是一秒钟，肯定会品尝到她的稀世甘泉！此时，如何能向她提出来呢？她是生气地回绝，还是温柔地投怀送抱？

张丽拿着宋平的作文认真地看了一遍，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大受启发，脑海里就有了写作的欲望，拿起笔刷刷地写了起来。

宋平不知她写完没有，怕打扰她，稍稍站起来，从她的后背看去。她可能是写到结尾了。宋平坐了下来，继续看小说。他想等她写完后，再跟她聊聊。突然，教室门被轻轻推开了。张丽和宋平同时把目光投过去，只见秦晓云和陆小如满脸惊讶地进来了。秦晓云笑嘻嘻地说：“张丽，你这个时候还在干什么呀，把我们吓死了！”

“我的作文没有写完呀！”

秦晓云看了宋平一眼，只见他神色紧张的样子，就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搞秘密活动，故意问：“真的是作文没有写完吗？”



“我骗你干嘛？”

宋平知道她们三个是一个寝室的，是来叫她回去睡觉的，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了，站起来说：“张丽，你把我的作文本收好，我走了。”

“嗯。”

宋平转身走了。

秦晓云拿起宋平的作文本翻了翻，说：“真是好文章！张丽，你在抄他的？”

“不是，是参考！”

秦晓云意语双关地说：“不会那么简单吧。”

张丽拍了她的胳膊一下，嘟着嘴说：“你什么意思呀！”

秦晓云和陆小如会意地看了一眼，咯咯地笑了起来。张丽被她们笑得莫名其妙，忽然意识到什么了，红了脸说：“你们两只鹦鹉不要乱学舌呀！”

陆小如忍不住说：“才子佳人，很好！”

张丽腾地站了起来，拿着一本书就往陆小如的头上砸。陆小如笑嘻嘻地跑开。张丽不肯罢休，欲追打陆小如。秦晓云拉住张丽的胳膊说：“张丽，看你生气的。你越是生气，越说明你们有那个意思。”

张丽一想，觉得也是，终于不追陆小如了，无奈地说：“好好，随便你们了。我还要写作文，拜托你们两个不要闹了。”

于是，陆小如笑嘻嘻地走了回来。

张丽和宋平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每天晚自习后，张丽并不马上离开，而宋平也是的。等同学们都走了，他们会默默地坐在教室里看书。秦晓云和陆小如看出了他们的端倪，不再喊张丽回寝室了。张丽和宋平自然是在看一些爱情小说，大部分小说是由宋平提供的。张丽每看过一部小说都会夸奖说：“你真会买小说，你买的小说都好看！”

宋平面带微笑，自我吹嘘说：“我对那些传统文学的小说很少惠顾，我主要是实在网络上热门的小说看。我觉得传统文学是一种太高雅的文学，只能由那些作家们去孤芳自赏。说白了，太作秀了，太缺少真

实感。他们没有吸引读者看下去的内在动力。我以前买过一本纯文学作品，硬是像小孩吃药一样看完。看传统文学，好像看一个惨白的纸做的美女，没有多少激情和快感。现在的网络文学那么充满生气，有血有肉，很有真实感，现场感，让人爱不释手。看网络文学，好像看一个真实的风流的美丽女人，给人无限丰富的想象和快感。”

“你们男人就是喜欢风流女人！”

“事实是这样的。女人不是也喜欢风流男人吗？对一个死气沉沉的男人，你们还不是不屑一顾，把他当作木偶一样看！”

张丽咯咯地笑了起来。宋平看着她这么笑得如此灿烂，如此迷人，也跟着她大笑起来。

宋平有好看的小说的消息很快地在班上传开，班上的同学争相借阅。甚至，宋平的小说还传到别的班上去了。可是，传到最后，宋平的小说成了先生借书，老虎借猪了，很少有几本小说能收回的。宋平并没有泄气。因为小说是他跟张丽的纽带，是他博取张丽欢心的礼物，他买小说的热情有增无减。有时候，他宁可一个星期不吃荤菜，也要省下钱来买小说。对他来说，小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代表着一种爱慕和暗恋。他要通过爱慕和暗恋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

看爱情小说看多了，那种羡慕和渴望是按捺不住的，跃跃欲试。在这个少女怀春，芳心萌动的季节，张丽渐渐地对宋平有了难以言说的好感。一次，当宋平给她递去新买的小说，故意触摸她的手，以试探她的反应时，张丽则是慢慢地，慢慢地松开手，好像依恋不舍。宋平试探成功，十分得意，坐在她后面摩拳擦掌，心里面像是猫抓似的，痒痒的难受极了。过了一会儿，忍不住颤声说：“张丽，我们可不可以做好朋友？”

“我们现在不是好朋友吗？”

“比好朋友要好的朋友呢？”

“你是指男女朋友吗？”

“嗯。”





“你想得美呀！”张丽嘻嘻地笑了。

宋平窘得满脸通红。他没有想到努力这么久，瞎忙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慌忙向教室外面走。张丽见他平时写小说写得那么好，临阵却当逃兵，马上喝住说：“站住！”

“你……”宋平停止脚步，迟疑着。

张丽故意拖着音说：“大——傻——瓜！”

宋平顿时省悟，马上走过来，说：“你同意了？”

“真是一个大傻瓜！”张丽拿着书本敲了一下他的头。

宋平不再那么傻瓜了，抓住她的手说：“好呀，你敢打我！”

张丽扭动着身体，突然甩开他的手，笑着跑开了。

(二)

今晚没有约会，张丽、秦晓云、陆小如坐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电视，张丽突发奇想，提议大家说说自己的初恋。秦晓云一听，立刻举双手赞成。陆小如也觉得大家说说隐私刺激，坚决支持。可是谁先说呢？因为张丽是提议者，秦晓云和陆小如一致推荐她先说。张丽是一个大胆前卫、心中不藏话的新女性，像竹篮倒豆子一样把自己的初恋说了出来。可是，当张丽叫她们两个也说出自己的初恋时，她们则嘻嘻哈哈，相互推诿。二人推来推去没有结果。张丽急了，骂她们二人不守信用，是两只赖皮猫。秦晓云和陆小如也不生气，嘻嘻地笑着怪她当时没有讲清游戏规则。最后，张丽急中生智，叫她们两个划拳，谁输谁就先说。这个时候，秦晓云和陆小如觉得推脱不掉了，只得划着剪子锤子布。秦晓云在划拳中耍了一点小聪明，很快赢了陆小如。陆小如觉得输得不公平，说秦晓云犯规，要重划一次。可是，秦晓云不肯重划，说陆小如是赖皮猫。张丽生怕她们二人又要推诿了，也说陆小如输了，要她先说。陆小如依然不肯。张丽蛮横地说：“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不说就把听到我的初恋隐私还给我！”

顿时，陆小如和秦晓云被张丽的话逗得哈哈大笑。张丽见她们二人大笑，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陆小如说：“我还给你，全还给你，我当作没有听见。”

“没那么容易！除非你原原本本地把我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

陆小如惊讶地吐着舌头说：“天呀！我怎么能说得出来！我又不是录音机。”

秦晓云说：“那你就说说你的初恋嘛！”

“你犯规，我们重划！”

“你还想赖皮呀？张丽，我们一齐挠她的痒痒吧。”

“对对，看她说不说！”张丽和秦晓云一齐扑上去，将陆小如按在沙发上，在她腋窝里和腰肢上乱挠着。痒极了，陆小如咯咯地笑，笑得非常难受，想要她们住手，却笑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拼命地四肢乱舞。眼看这么笑下去，真的会笑死了，情急之中看到了茶几上的玻璃茶杯，她手一扫，将茶杯扫翻在瓷砖地板上。只听到“嘭”的一声，十分清脆。张丽和秦晓云吓了一跳，立刻住手。

张丽一看是自己的茶杯，霎时变了脸色，生气地说：“陆小如，你赖皮不算，还要摔人家东西呀？”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赔，我赔。”

“算了，我不要你赔，我要你说说你的初恋。”

秦晓云说：“对对，说说你的初恋。你要是不说，我们继续挠你的痒痒。”

陆小如白了秦晓云一眼，说：“我说还不行？”

张丽高兴地说：“这就对了！”

陆小如刚才被她们按在沙发上，白色的短袖衫被撸起来，半个洁白的胸部已经露在外面，绿色的长裙也缩到了大腿上。她坐了起来，整了整衣服，然后说：“我喝点水再说。”

陆小如不说则已，她一说，张丽和秦晓云也感到渴了，纷纷站起来去

倒水。大家喝了水，坐好后，张丽提出要求：“你也要跟我一样，详详细细地说出来。不能说简介啊！”

“可是，我没有你那么好的文采啊！”

“那你就实话实说吧。”

“好好。反正大家都要说的，没有什么怕羞的。初恋是美好的，说出来等于跟大家回忆一段美好的时光。”

秦晓云笑着说：“对了，你早这么想就不会挠痒痒了。”

提到挠痒痒，陆小如噘着粉红小嘴说：“去你的。你犯规，你要滑。”

张丽怕她中途变卦，马上制止秦晓云说：“你别打岔，让她说。”

陆小如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了起来：“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好笑的。那天上午，我打开课桌拿书时，发现里面一封信，折叠成一个四角板，旁边还有两条辫子。我没有马上打开看，但是，我预感到这是一封非同小可的信。我心里怦怦直跳，生怕同学们看见了，慌忙将信塞进课桌最里面，并用书本盖着，当作宝贝一样珍藏着。这节课，我全乱啦，像在看电影，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我满脑子在想，我没有关系特别好的男生，这是谁给我的信？是同班男生的还是别班男生的？他是不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我偷偷地朝教室里每一个男生的脸上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异样。我有些失望了，难道这是别班男生写的？我可不认识别班的男生呀！”

张丽急于想知道写信人，催促说：“你别卖关子了，到底是谁写的？”

“你这么等不及了呀。初恋就像台湾毛尖茶，要等她慢慢化开了，细细品味才有味。”

“哎呀，陆小如，看不出你还很有文采呀！”

“别夸我，我哪里比得上你嘛。我不过是偶尔听来的。我上次回去的时候，我叔叔送给我爸爸一筒台湾毛尖茶，我叔叔对我爸爸是这么说的。”

“呵呵.....”

秦晓云见她们把话题扯开了，提醒说：“你现在是说初恋，不是品茶，别扯开了。”

陆小如嘻嘻地笑说：“好，不扯开了，我说初恋。咦，我刚才说到哪

里了?”

张丽说：“那封信是谁写的？”

“是呀，我不知道信是谁写的，非常想知道。我非常好奇，盼望着快快下课，然后跑到教室外面去看信。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高考完了，在等着高考分数一样。好不容易等到下课了，我把信抓成一团，快步走出教室。我假装上厕所，在厕所里看了起来。”

张丽仿佛那是写给她的情书一样，瞪大眼睛问：“谁写的？上面写些什么？”

“这是一封匿名信，落款是——非常爱你的人。”

张丽说：“难道你猜不到他是谁吗？”

“我猜了一个晚上，脑壳都想破了，都没有猜出来。”

秦晓云说：“那你后来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办法，不知道他是谁，只有在心里乱猜。真是烦死了。”

张丽说：“他太没勇气了，不像一个男子汉，连一个名字都不敢写。这样的人不值得你烦恼。”

陆小如不以为然：“哎，这封匿名情书写得很有文采呢。”

秦晓云故意挑拨似地说：“哦，是吗？我们班上除了宋平很有文采，可没有别人。莫非会是他？”

张丽的脸一下变绿了，寒光逼人地说：“他敢有二心，我宰了他！”

陆小如说：“你别乱猜，宋平早就爱上张丽了。”

张丽追问：“那他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呀！”

张丽说：“难道你后来也不知道？”

“是的，我至今都不知道。”

张丽说：“那你没有跟他恋爱，不是初恋呀。”

秦晓云说：“是呀，这算什么初恋嘛！”

“当然算的。后来我的课桌里又出现了两封匿名情书，很让我心动。如果我知道他是谁，我一定会爱上他！”





张丽讪笑着说：“要是一个丑八怪，你也爱上他呀？”

陆小如一下窘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秦晓云说：“那有什么？丑八怪很温柔的。不是有一个歌星说，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吗？”

张丽和陆小如立时捧腹大笑。笑过之后，陆小如说：“秦晓云，我的初恋讲完了，该你说了。”

秦晓云转而对张丽说：“她没有说出是谁，这能算是初恋吗？”

“怎么不算？我虽然不知他的名字，但是，我真的爱过这个写情书的男生。”

张丽看了秦晓云一眼，又看了陆小如一眼，她想，严格地说这不算初恋，可是看着陆小如那可怜的小动物一样哀求的眼神，打圆场说：“勉强算是初恋吧。秦晓云，反正你要说的，你就别找借口了。”

秦晓云正欲开口时，手机响了。三人仔细一听，好像是秦晓云的手机响。秦晓云马上走进卧室里去拿手机。她接通手机时，听到了一个心动的声音。张永超说一个人出差在外，很想她。秦晓云也很想他，跟他一聊就把话匣子打开了。在客厅里等了半天的张丽和陆小如见秦晓云迟迟不出来，以为她是在耍赖，一齐冲进卧室里。

(三)

秦晓云见张丽和陆小如进来了，马上举着一个指头放在两片嘴唇中间，向她们轻轻地嘘了一口，示意她们别做声。张丽和陆小如以为她正在说重要的事情，也就没有打扰她，愣愣地看着她。看了一会儿，见她嘻嘻哈哈的，不是说重要的事情，就不顾那么多了，走到她面前，大声催促她。秦晓云没有办法，对张永超说姐妹们催她，催得心急火燎的。张永超善解人意，便说那你去吧。秦晓云挂了电话，对她们二人扰了她的兴致有些不悦：“你们急什么，像催命鬼似的，我打一个电话你们也要来催。”

张丽向她挤了一下眉眼，调皮地笑着说：“对不起，扰了你的好事。”

陆小如哈哈地笑了起来。

秦晓云拍了张丽的胳膊一下，责怪说：“你这个妖精，看你想哪里去了！打一个电话算什么好事嘛！”

张丽狡猾地说：“好，不算好事，算坏事。”

“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好好，你别骂我了，快说你的初恋。”

陆小如附和说：“对，快说你的初恋。”

秦晓云眼珠子转动了一下，不知是什么目的：“等等，让我想想。”

张丽不以为然地说：“自己的初恋还要想什么？你是不是要编故事？我们可要听你真实的初恋故事！”

“我不是编故事，我是想我的初恋是从何开始的。”

陆小如说：“这还要想啊，难道你还有几次初恋？”

“我是在想这算不算初恋。”

张丽说：“少废话，快说啊！”

秦晓云浅浅一笑，说：“好吧，我说。那是在读高二的时候，有一天，要交一百块钱的班费。我问家里要钱，我爸爸说现在没有钱，还没有把卖猪的钱讨回来，要过几天才有。我很失望，看着同学们都交了班费，我很没有面子。这天上午，我心情糟糕极了。怕同学们嘲笑我家穷，我走路都不敢抬头。没有想到的是，在下午上课时，我的课桌里竟出现了奇迹！出现了一百块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真心帮助你交班费，请收下。落款是邻桌。可是，这个邻桌是谁呢？我的两边有两个男生。我左边的男生，长得挺帅的，他爸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我右边的男生，个子不高，却长得很结实，他爸是一个公务员。他们的家庭条件都很好。你们猜，他们谁会给我钱？”

张丽先说：“是左边的那个。”

陆小如说：“是右边的那个。”

“呵呵……”

张丽着急地说：“到底是谁啊？”

“你听我说。我非常想感谢他。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又不好直接去问



他们。如果他不承认，那我不是很尴尬吗？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写了两张一样的纸条，趁他们不在时，塞进他们的课桌里。当然，我也没有落款。”

张丽立刻插话说：“那谁回信说你弄错了，他没有给你钱，就清楚了。”“呵呵，要是这样就好。可是，我同时收到了两封内容差不多的回信，说同学之间应该帮助的，不用谢。其中有一封信的落款上写了名字，另一封信没有写名字。你们猜，这一百块钱是谁给的？”

张丽不假思索地说：“那就是写了名字的那个了。”

陆小如说：“对，你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所以，他敢署名了。”

“我当时也这么想，可是，事实上证明我的想法错了。”

张丽和陆小如同时尖叫了一声。

秦晓云像是跟别人比赛获胜一样，高兴地说：“后来，我的课桌里又出现了几次钱，一直留纸条安慰我收下，却一直不署名，我这才明白，真心帮助我的人，是不留名的，不图报的。我从那时起，就喜欢他了。我还跟他单独看过电影，溜过冰，上过网吧。可惜，他那个公务员爸爸调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后，他便转学了。”

张丽问：“那你们后来没有联系了吗？”

“是的，我们没有再联系。他最后一次跟我说，等他考上大学了，他会来找我。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来找我……”秦晓云说着，眼睛里就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动了。

陆小如感慨道：“好可惜，真是一个好男孩。现在世界上这样的好男孩真是太少了！”

张丽问：“那现在的张永超怎么样？”

“他人是不错，可是，我没有那种纯真的感觉。还是初恋最好！那是一辈子永恒的记忆。”

张丽觉得自己的初恋也是令人回味无穷，好像喝了一杯白兰地酒，口齿留香。她不想再聊下去，她想独自回味，站起来说：“我累了，我要去睡了。”说完，向自己的卧室走去。

陆小如想着那三封匿名情书，既美好又困惑，坐不下去了，也起身离